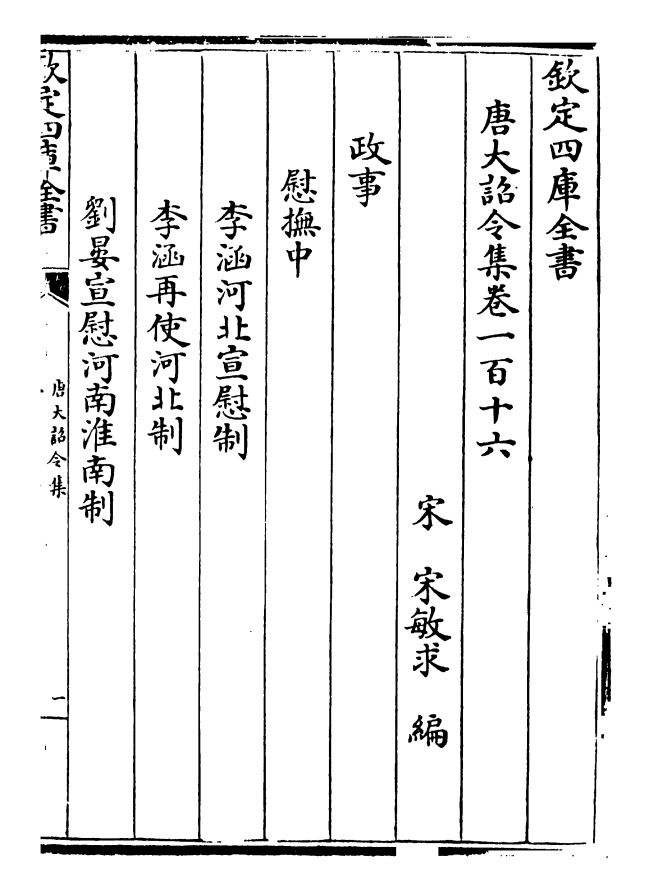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十六

宋　宋敏求　編

政事

慰撫中

李涵河北宣慰制

李涵再使河北制

劉晏宣慰河南淮南制

貞元元年慰撫平盧軍先陷在淮西將士勑

遣使安撫水灾諸州詔

令潘孟陽宣慰江淮詔

慰撫中

李涵河北宣撫制　　　　常衮

門下河朔一隅地方千里外捍夷狄内輔成周撫勤王之師修任土之貢顧其方鎮可謂崇重眷我侯伯是有勲勞將相國之股肱兆庶君之支體事同休戚寧忘鑒寐思

撫巡而未獲念征鎮而永懷爰命宗臣往申吉諭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左丞襄武縣開國公李涵朕之茂親腹心攸寄純固所以致命文質所以經邦温恭禮讓信誠易直勵匪躬之節秉憂國之心美其公才嘗所委任再令宣撫皆合事經既合謙誠之辭兼陳理化之迹慰我憂心意甚嘉之今秋冬在候徭戍未寧將校有介胄之勞黎元有賦稅之役代予親問諮爾使臣仍兼副相之榮式重登車之務可兼御史大夫充河北宣慰使本

官勲封並如故

李涵再使河北制

勅書有施命以告四方禮有誦志以巡邦國明王所以垂拱而天下理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實頼腹心耳目之臣審訓念於中外俾德澤教化敷於四海情有所達事適其宜上下交暢則天地和應矣喻我朝旨寄於宗英銀青光禄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襄武縣開國公李涵志以足言學於古訓安和孝敬慎静尚寛服居大僚

常所親信每受重寄必揚休聲往以幽薊渤碣之間戎府方州之大俾付正命以親諸侯至於再三秉此純一盡人臣之節罔或辭難徇國家之利豈憚勤遠信以協忠惠以交福周爰咨度不遑啟處邊陲寧晏敬賴親賢令以侯伯之勲勞師人之戍守顧其功効宜有撫巡高選中朝尤承兹僉議加以丞相之副增其原隰之華時惟懋哉無替厥服可兼御史大夫充河北宣慰使餘如故

劉晏宣慰河南淮南制

勑書曰元后作人父母又曰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政或不平訟或不理則人受其弊氣生其灾噢咻連聲愁苦無告州縣長吏莫之省憂念兹疚懐中夜三歎朕以否德託於人上永言理道敢不勵精自兵亂一紀事殷四方耕夫困於軍旅蠶婦疲於餉饋欲求無事豈可得乎致令户口減耗十無一二而河南淮南又甚諸道得非蒐乗補卒之數急賦横税之煩致使憂駭匪寧流

庸不復兼亦親人之職少有政術稱者故富役貧多患不均靡室靡家皆籍其穀無衣無褐亦調其庸雖節制廉察務令調理而貪官暴法未絕姦原誅求無厭鰥寡重困永歎遐想過實在予巡撫之寄資於碩德其官其相政府之舊道在安人自河之南天下之半底慎財賦衣食京師久於倚任多所弘濟因其旋南將命攸屬所至之處宣示詔書撫將校之勤勞問黎元之疾苦事有未便法或不行委之釐革歸於允當或假其征徭私有

聚斂或託其貢獻公然乾没厚取於人歸怨於上虧損時化朕甚懼焉宜委其官與節度觀察切加疏理勿令宽濫以副憂勞其官吏有犯便禁身推問具狀聞奏當峻刑典以息貪殘

喻安西北庭諸將制　常衮

勅天下既定萬里寧一豈王者獨運而臻此耶實頼文武將守腹心之臣宣力强任捍禦於外也往以蕃戎並暴縱毒邊表乗釁伺隙連兵累年城門晝閉王師遐阻

遮殺漢使盜取節印恣睢甚橫厲逆天理而國朝未暇
襲遠置於度外實五京二庭存亡危急之秋也河西節
度使周鼎安西北庭都護曹令忠爾朱某等義烈相感
貫於神明各受方任同奬王室率辛李之將用甘陳之
謀與羌騎校尉王侯君長以下自金河玉關至於南北
戊午跨流沙至西海蒲類破白山戰事致命出於萬死
賴天之靈以戰則尅不動中國不勞濟師橫制數千里
有輔車首尾之應以威以懷張我右掖棱振於絶域烈

切於昔賢徵三臣之力則度隍踰隴不復漢有矣每有使至說令忠等憂國勤王誠徹骨髓朝廷聞之莫不酸鼻流涙而況於朕心哉遐想盛烈感嘆何已或恐凶醜狡譎反復離間妄説國難搖動人心今所以疏其事實一以相報近有流落蕃中十數年者至闕庭知犬戎惡稔上疑下阻日就殘滅加之疾疫災及羊馬山谷填委天亡之時及回奴自速其禍諸蕃連衡以功進取力屈氣衰已逃於苦寒之地西北邊患蕩然以清至於九夷南

盡百越玉帛来朝於魏闕苞茅入貢於王祭党項内附
回中大寧天下郡國一其教理王畿征調漸復平時子
儀移鎮於邠郊抱玉進攻於天水士馬百萬當令悉西
方垣翰之寄所宜協心戮力抗厲威武同赴戎會也勉
卒志業以時康功慶流子孫永久無替高映勲典豈不
休哉每念戰守之士十年不得解甲白首戎陣忠勞未
報心之惻怛不忘終食要當傒大師所指窮荒蕩定懸
爵位以相待傾府庫之所有以答西川賢士大夫忘身

報國之誠遺詔諭意非一二所能盡也

宣慰湖南百姓制　　常袞

勅震澤之南數州之地頃以水潦暴至沱潜潰溢既泛城郭復豬原田連歲大歉元元重困餒殍相望流庸莫返加之以師旅煩之以賦税哀我矜人何以堪命朕君臨之道方欝牧養之政未弘咎之所降諒在於此雖天灾流行厥有恒數而夕惕晨厲豈忘責躬夫振人育物大易之明文也自漢魏以来外軍之處必遣人巡問以

安集之國朝因其制亦命近臣撫慰俾諭求瘼之意宜令中散大夫給事中賀若察往湖南宣慰處置其百姓遭損不能自存者應須振急蠲宜與本道觀察使商量處置了聞奏仍賚詔書躬自問恤宣示郡邑令知朕心

宣慰嶺南制

勅理天下者先務於安遠本人情者必令其上達或刑罰不中德施未孚則生怨咨是以申喻朕以服嶺之表方隅之大南盡百越專制萬里擇將置守常亦難之至

於臨遣屢有明誡俾施惠政以恤疲人而長吏議法不平作威以逞因其猜阻陷我忠良馮季康何如瑛等南方右族累代純臣恊其義烈之心積有艱危之効感於所譖虐用其刑無狀致辟遂生邊患朕比託人上每勞日昃天地之生成父母之慈愛閞此濫罰惕然疚懐尋亦辨明特令昭宣如聞溪洞尚有紛擾哀我士庶勞於甲兵豈不求安良有以也所以更謀良帥先用舊德兼御史大夫徐浩歷典中外長於撫綏素所親信去冬之

首當至彼方必能大布風化永清麾管仍令尚書比部
員外郎莫藏用往嶺南宣慰問以疾苦恤其死喪其李
康等遇害之家躬自存撫切加贍恤務令得所以慰孤
遺其軍州有所給聚申明中旨已懸示大信但歸附即
同平人豈惟復業安居當亦隨才命職兼至桂州宣慰
應水旱所損或須蠲免宜與觀察使商量勉膺朝寄以
稱朕懷

奉天遣使宣慰諸道詔

古者天子有巡守之義以考國典以觀人風在時多虞
或所未暇乃命卿士使於四方問人疾苦廉吏善惡茍
因所任則如親臨在安平之時得資勤恤當禍亂之際
得無省憂朕不敏不明肆於人上撫御失道誠信未孚
寇盜煩興阻兵拒命哀我臣庶陷於匪人顧茲田疇鞠
為茂草不念柔服遂事徂征徵發甲士萬里必至暴露
營壘連年不息冒於鋒刃繼以死傷煢嫠無依父母癈
養存者積思家之怨歿者倍異鄉之痛又以軍資滋大

公儲不充厚取於人因率厥典科條雖設誅斂無常農工廢弃於生業商賈咨嗟於道路軍儲日益閭閻日空凋瘵日窮徭賦日甚以財力之有限供求取之無涯暴吏肆威鞭笞督責罄彼黔首控告何依怨氣上騰咎徵斯應疫癘荐至水旱相承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朕自嗣位逮及六年連兵不解以逾四稔雖本非獲已義在濟人而事有重勞敢忘咎已皆以朕躬寡昧居安忘危致寇之由實始於此予則不德人亦何辜愧恨積衷痛心

疾首昨者改元施令悔往布新將使反側獲安則干戈自弭賦役差減則衆庶就康還定流亡與之休息猶懼思慮不周於庶務誠感未達於遐方一理失中一夫不獲則何以謝天譴致人和俾代予言其在良弼宜令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復充山南東西荆南湖南鄂岳江南江西淮南浙西東嶺南福建等道宣慰安撫使嗚呼往率厥職敬此朕命慰勉征戍勞徠困窮訪其所要察其所弊淹滯必達冤(闕)勿

憚幽遠而不被無略細微而不恤洎於編甿比屋咸若
朕之躬親股肱惟良則予有賴其諸道將士並准今年
正月一日制嚴備疆界勿使侵擾仍各令本將速具名
銜等第上奏悉與甄叙其有殊功勁節越超常倫別條
事迹當與優奬百姓每年兩稅定額外自餘徵率一切並
停課勉農桑各令安業寇難既定漸率干戈朕當躬先
簡約庶務節省兩稅之外亦更減除其諸事緣急切交
須處分者即所在節度觀察商議裁度處分務合便宜

其餘利害還日上奏朕當詳省以求厥中宣布遠邇咸知此意

收復京師遣使宣慰制

朕獲承先顧付以大器懼德不類貽列聖羞虔躬惕勵罔敢暇逸將欲立法一致和平小信未孚羣心遂阻理化乖當百度失中君臣之間欝堙不達致冦雖深於罪已興戎猶昧於省躬期靜亂以濟人反勞師而黷武行者被傷殺之苦居者重賫送之勤四海騷然靡有寧處

京輦之下杼柚亦空環列之中遣戍殆盡畧內而勤遠
安居而忘危賊臣誘姦乘間竊發豺狼䝤於宮闕士庶
陷於塗炭作威以毒仇視我人萬姓嗸嗸呼天無告有
殞踣以抗節有脅從以俟命且一夫不獲辜實在予予
以君臨萬邦作人父母旣才謝克復育非仁義從而咎
之其心愧悚一食三嘆退舍內訟介於梁岷庶乎有瘳
以答譴戒皇天悔禍宗社降靈腹心爪牙奮謨宣力元
惡稔慝脫身逋逃餘黨歸誠率衆來附斂沴氛而闢閶

闕剪鯨鯢以清郊原函夏再寧室家相慶非將相夾輔
王室卿士交修予違軍旅叶心畢命盡敵豈伊寡昧克
復興運戡定大難載感予懷宜令吏部侍郎班宏充上
都宣慰使勞問將士撫綏蒸黎招集流亡安慰反側朕
續當蹔駕揀日還京告謝於祖宗請罪於天地策勲行
賞以報忠良明宣所懷咸使知悉

安撫淮西歸順將士勑

勑李希烈首亂淮瀆又侵滎汴兇威之所及罔不脅從

百姓既罹於網羅將士兼質其家口哀我衆庶厄究莫伸雖欲歸降何由自達朕為人父母不克保安遂使忠良横遭脅汙興言及此憫悼載深自餘脅從一切不問如能去逆效順因事建功明設科條以示褒勸其有以一州降者便授刺史封異姓王實封五百户以一縣降者便授縣令封郡公賜實封二百户以萬人以上降者授刺史封國公賜食邑三百邑其餘各以功效節級甄升列爵建官以俟能者朗然明信朕不食言宣示遠人各令知悉

處分淮西敕

勅乃者希烈亂常阻兵竊號汙脅士衆殘虐烝黎朕志在好生誠深罪已為人忍恥不忍加兵惟兹一軍代著忠節果殲元惡不替舊勲詢於衆情請拜戎帥人亦勞止期於小康屢垂恤下之方重致喪身之禍由朕薄德俾人不寧撫此萬邦且愧且悼猶頼將校士旅秉其誠心邦人不驚軍部無撓以此節効良有可嘉所宜慰安俾洽寛澤應將士吏人承前所有罪犯無輕重一切釋

放曠然昭洗咸與更新其先受莊宅財物等各以見管

為主將士衣粮并家口粮等一例并准舊例以時給付

不得停滅先令優與賞叙亦准元勅處分務令豐厚以

稱朕懷仍如曉諭各令知悉

建中四年伐兩河叛帥勞慰本道百姓勅

勑朕嗣守大業於今五年承祖宗之威烈受明靈之眈

命何嘗不損已求瘼視人如傷思省徭賦以康邦俗納

羣生於壽域躋大化於升平而德固虛薄志不昭感叛

人未附戎馬方殷在予之責鑒寐多懼自兩河背叛兇逆相因殺害無辜竊盜城邑搖蕩我邊鄙薦食我黎元勞我師徒費我征賦累更時歲未克底寧朕子育萬人務康暴亂弃其細故待以初誠申之以大信示之以好惡將冀迷乃知復困則能通亦欲先徳後刑有征無戰不勞師旅以致和平而包藏乎禍心自相搆釁侮慢朝旨偷恤甲兵去順効逆曾無悛志謂天可罔謂責可逃緩之則為患益深逼之則違命不順挾藏詐慝詭毒萬

端陷此忠良申雪無路朕為人父母實所痛心豈可忍
此姦回為之覆燾是以大整師旅蕭爾天誅載清寓縣
以息黎庶事不得已而至於斯頃以軍興飛輓相次軍
供之費餽運之勤屢擾農商或擅其利州縣征賦重及
疲人朕心在止戈日冀蠲復先志未就後慮繼之徵責
既加名目猶廣百姓私養無以自贍惟是夙夜不遑晏
寧豈不知耕織之艱難轉輸之勞苦每一念至載深憂
旰儻上玄垂祐烈祖降靈凴將帥之謀股肱之力俾我

一戎永清四海則頒賦名目悉停兩稅定數亦各減放以便萬姓咸與昭蘇各委節度觀察刺史縣令所在郡邑明加曉諭使知予意朕獨於大道遠邇未臻必假人力以清多難宣布中外咸使聞知

貞元元年八月慰撫平盧軍先陷在淮西將士勅

勅淮寧軍將士等頃自平盧來越赴國難涉溟海不測之險滅兇賊作亂之徒其後分鎮淮西防秋壠上奉我王事久著勲勞或者老見存或子弟相繼舉其誠効並

是勲臣頃被李希烈脅從無路申雪永言勲舊實可憫傷邇者已勑諸軍不加征伐兾能相率歸保功名副我念舊之心成其自新之節其陷在淮西將士應有親族在節度觀察使及刺史縣令等切使安存使皆得所如有在宅店鋪奴婢六畜産業等各任如舊不得輒有侵擾如全家没在淮西更無親族爲主者即官爲檢校待當主復即時檢付仍分明布告咸使知之

遣使宣撫水災州軍

朕以薄德托於人上勵精庶政思致雍熙而誠不動天政或多失陰氣作沴暴雨洊臻自江淮而及荆襄歷宋亳而施河朔其閒郡邑迺有水災城郭多傷公私為害壞損田舍次及田苗或親戚之漂淪或資産之沉溺為之父母所不忍聞興言疚懷良深惻憫夙夜祗畏悼於厥心是用寢不獲安食而忘味時宜賑恤庶洽幽明宜令中書舍人奚陟往江陵襄郢隨鄂申光蔡等州左庶子姚濟梧往陳許宋亳徐泗等州祕書少監雷成往恒

冀德棣深趙等州京兆少尹韋武往揚楚廬壽徐潤蘇常湖等州百姓因水不能自存者悉宣慰使以賑給死者各隨物故所在官為收斂埋瘞其田苗所損委宣撫使與所在長吏具奏於戲一夫不獲一物失所刑罰不中賦斂不均皆可以失陰陽之和致水旱之沴其繫囚及獄訟久未決者所在長吏即與決之務從寬簡併無寃滯貪官暴吏倚法害公特加懲肅用明典憲災傷之後切在撫綏咨爾方鎮之臣洎予守宰宜悉乃心力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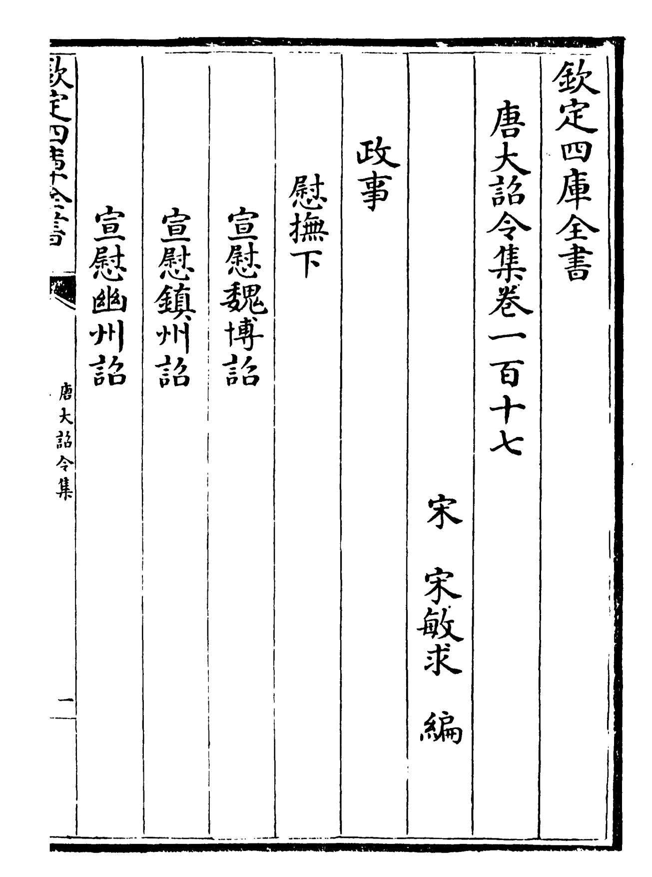
恤凶災宣布中外咸使知之

令潘孟陽宣慰江淮詔

理天下者先修其國國命之重寄在方鎮共理宜人列城為政繫乎屬縣然則匹夫之耕匹婦之織積微成著以供國用永念蒸庶厥惟艱哉頃年以江淮租賦爰及榷稅委在藩服使其平均太上皇君臨之初務從省便遂令使府歸在中朝或恐巡院既多職因交替新制未立舊目已紊況汴河而東瀕海之右多名都奥壤疆理

接連如或征賦不均徵輸難濟物輕貨重法獘人勞又聞江淮數道比憊時雨深憂黎庶之不足軍國之闕供政有所不宜事有所未便宰政有課績官吏有否臧爰選使臣申我休命宜令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副使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潘孟陽專往宣慰諭安疲甿詢訪便宜蠲除疾苦安人利國稱朕意焉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十七

宋　宋敏求　編

政事

慰撫下

宣慰魏博詔

宣慰鎮州詔

宣慰幽州詔

遣使宣撫諸道詔

為將漳王事安撫中外勑

令李踐方充西州宣撫使勑

遣使宣慰諸道詔

命李回宣慰幽鎮等道勑

遣使宣慰安南邕管勑

遣使宣慰徐宿二州勑

安恤天下德音

宣撫東都官吏勑

遣使宣慰蘄黄等州勑

慰撫下

宣慰魏博詔

奉君親竭忠孝人倫之大端也賢智所以盡心賞功勞

懋名節國家之急務也皇王所以致理朕嗣服丕業恭

臨萬邦每念政之未孚化有不曁怵惕惟勵載勤於懷

常以為宵旰禀靈皆思嚮善亦在甄明撫導推示至誠

樹績必使其先揚推忠必圖其安緝永言及此終食豈忘魏博大藩東夏作屏軍戎勇於見義黎庶懷於有仁自中原始兵革之虞河朔為用武之地抱才器者或思忠而盡力中節効者果因事而彰明時將大寧斯獲予志昨者季安薨謝其子幼童姦邪憑依妄肆威福一境危慄懼致覆亡比屋凋傷疲於杼柚田興仗義奮發剪去憸人大安方隅屢獻忠懇達三軍奉上之志激千里望闕之誠誓遵典彝丕變舊俗忠諫指切感於朕心是

用特授旌旄俾靖封畧言念將士同德叶謀守正如金石之堅凌寒挺松柏之操垂令名於不朽示臣節於將來清風載揚丹欵可鑒嘉尚歎息勞於寢興賞不踰時式示旌勸其管内百姓等身勞耕稼力竭征徭念切於懐用當憂憫宜令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往魏博宣慰親諭朕意仍賜錢一百五十萬貫以河陰院諸道合進内庫綾絹絁等支送充賞給將士及六州縣百姓差科宜給復一年使之蘇息州縣之中或有殘破偏甚者委

田興逐一便宜處分朕以布澤之時務從人欲好生之德期洽衆心魏博管内宜赦見禁囚徒其與叶心立功大將及判官等委田興具名銜聞奏當有甄昇如有父母在别加優恤當道從前已來官吏將校等或忠義可嘉而刑戮濫及如有此色委田興條録聞奏當加贈如有家口見存宜厚加優卹管内高年者或天寳遺人夙霑皇化或孤獨癈疾不能自存田興差官存問仍量給粟帛管内有清勤奉職為衆所知者田興具事疏奏聞

當加進改如身在丘園行義素著或才兼文武名節可
稱亦委田興具名聞奏贈太尉李安姻戚舊臣嘗任將
相飾終之典宜示優崇其葬事委田興差官勾當禮物
之間務從周厚田懷諫在疚之初政出羣小因致軍府
騷然不寧以其幼年不問保善念功惟恐不及卹人厚
下惟恐不豐庶乎大治雍熈遂櫜弓矢為仁由已其道
信然樹德務滋在乎終始凡百多士宜悉朕懷

宣慰鎮州詔

朕聞帝王之宅定四海子育羣生如天無不覆如日無不燭其發號施令也如風其行慶布惠也如雨故能上符天道下感人心朕自嗣守寶圖將欲恢宏王略常懼化有所未至思有所不周乃睠巽方初喪戎帥念乎三軍之士洎乎四州之人或懷志積誠而思用莫展或災荒兵役而望恤何階今則昌運一開忠誠著效王承元首陳章疏願赴闕庭思父兄之名固君臣之義已加殊奬别委重藩又念成德軍將士等叶心嚮義丹欵載申

方欲効其器能各宜列於爵秩大將史重歸牛元翼等已並超授榮寵令吏都加厚普示深恩兼以四州貧下百姓當敷賑贍之惠俾識含育之仁宜令諫議大夫鄭覃往鎮州宣慰親諭朕意仍共賜錢一百萬貫以内庫及户部見在疋段支送充賞給將士兼代四州貧下差科州縣之中有殘破甚者委弘正量便宜優卹務令存濟朕又以王澤所洽大網方收宥過釋寃與人休泰其管内見禁囚徒罪無輕重並宜赦免其大將等雖已頒

賜官爵或慮有遺並判官等宜委弘正具名銜聞奏如

或父母在者别具上聞當加優卹當道從前已来官吏

將校等或忠義可嘉而刑戮濫及如有此色亦條録奏

聞當加追贈如子孫見在厚加優卹仍具奏聞四州之

内有高年惸獨或承平遺老夙覩皇風或孤獨廢疾不

能自存者差官就問量給粟帛四州之内有奉職清勤

惠及百姓者具事跡聞奏當量加進改如有隱居山谷

退在丘園行義素高名節可尚或才兼文武卓然可奬

者具名薦聞朕以武俊之勲勞光於彞鼎士真之恭恪繼被節旄承宗感恩亦克立効永言十代之宥俾錫一門之榮承宗兄弟並已授官爵如或未盡霑及亦當具聞奏其承宗葬事亦差官勾當禮物之間務令周厚嗚呼録其遺忠延乎後嗣旌其衆善被於一方國有羨財不恡於邺隱朝有好爵無愛於賞功庶使八表大同五兵永戢宣示中外宜體朕懐

宣慰幽州詔

昔我玄宗明皇帝得姚元崇宋璟使之鋪陳大法以和神人而又益之以張説蘇頲嘉貞九齡之徒皆能始終彌縫不失紀律四十年間海内滋殖風俗謹朴君臣和平人無爭端卿大夫無以贓罪鞫人於聖代矣況伺察乎由是網漏吞舟視盜不謹冠羯乘釁穀為氛妖天下持兵垂七十載朕顧眇末獲承祖宗分不得見四方無姑息之臣而九有復昇平之境矣上帝念我眷予忠賢盡獻提封恢纘舊服使遼陽八州之衆重覩開元之儀

者時予侍中總之力也名藩重位予何愛焉劉總已極
上台仍移重鎮兄弟子姪各授官榮大將賔寮亦宜超
擢百姓等給復一年宜賜軍士錢一百萬貫以内庫錢
充仍令宣慰使給事中薛存慶親諭朝旨與節度使丞
相弘靖計會大將判官甄獎未及有父母在者並具名
列上郡縣中有殘破甚者量便宜優卹平時舊老始見
胡塵重覩朝儀得無悽扑遐想撫其皃稚自此免於兵
鋒言念於兹用加優給管内有高年惸獨或廢疾不能

自存者委弘靖差官就問量給粟帛管內州縣官吏有奉職清勤惠及百姓委弘靖具事聞奏當與量加進改燕趙之間古多奇士隗臺如在代不乏賢如有隱山谷退丘園行義素高名節可尚或才兼文武卓然可奬者其委弘靖具名薦聞於戲古人云安不忘危魏徵對太宗以守成之不易茲朕小子亦又何知而鎮輿克和幽燕復古慄慄夙夜不遑荒寧實惟祖宗之休尚賴股肱之力咨爾輔弼至於方嶽爾當勉於姚宋之功予無忘

於天寶之戒宣示中外宜體朕懷

遣使宣撫諸道詔

朕纂承寶位司牧黎元夕惕朝乾期於康乂一夫不獲實疚於懐如聞淮南等道歉旱頗甚比頻救接尚未底寧言念流庸豈忘宵旰又慮災荒之際賦斂以興不有矜寛能無重困故令宣撫俾克慰安令殿中侍御史盧貞往浙東浙西道殿中侍御史李行修往江南宣歙等道安撫其淮南管内減放今年夏税錢二十萬貫文浙

西道七萬貫文浙東道二萬貫文宣歙道一十萬貫文
並委宣撫使與所在長吏計議量管内諸道州縣災歉
重輕於上供及留使州内均減作等級蠲放其應令徵
者亦須優容立限與長吏商量度其分具數條奏其四
道管内州縣刑獄並令疎理以絶寃滯如有枉濫官吏
不能奉法貪冒奇慘令百姓由此不安者察訪以聞仍
審以觀察使已下商量擬所在事宜利病務於綏葺苟
有利於人者便施行訖聞奏又訪聞江淮諸道富商大

賈并諸寺觀廣占良田多滯積貯坐求善價莫救貧人致令閭里之閒翔貴轉甚夫裒多益寡著在格言周急勸分亦惟善政應旱歉處州縣有富商大賈及諸寺觀貯蓄斛㪷委所在官吏切加曉諭速令減價出糶者如不出糶即令貸借量取利各立文記至秋熟後勒填還其商賈及寺觀亦宜安住不得因茲妄有攪擾所有斛斗縱是鹽商亦令准例出糶所放人戶徵科遠定分數書時牓州縣令早知委用安其心

為將漳王事安撫中外勑

朕以非德奉茲丕構雖虔恭修己不敢暇逸而誠亮格物未能弘敷遂使奸宄懷非覬之端藩戚陷無君之責外詿宰臣傍連禁吏怵惕自咎中宵靡寧親臨鞫訊敗實刑典顧惟大義實愧御家猶慮險狡之徒忿怨相冒遂至誣引或連非辜載懷惕戒宜諭深旨應緣漳王及宋申錫被論告事除今月六日已前准勑旨處分并捕捉王師文一人餘並一切不問宣示中外用體朕懷

令李踐方充西州宣撫使勑

蓋天人之際相應如響祥祲之來各惟厥事乃者兵革始罷黎庶甫寧而蜀土載罹震驚方務綏輯今又水潦為沴沉溺實多載省奏章益深軫慮諒以朕澤不逮下誠無感通五事致咎此方何罪夙夜兢愧憫歎良深宜令戶部郎中李踐方充西川宣撫使應遭水人戶委與本道觀察使計會各量稅額所漂損多少等第分數蠲放今年夏秋稅錢及租子等如上常平義倉有斛斗處

亦委德裕遵古開倉賑恤更量加優當使得生聚禁察苛暴存安老疲以副憂屬稱朕意焉

遣使宣慰諸道詔

大河而南幅幀千里楚澤之北綿亘數州近以水復暴至隄防潰溢既壞廬舍復損田苗言念黎元罹此災沴或生業蕩盡或農收索然困餒凋殘豈能自濟是用憂灼疚於中懷今故遣使臣詳問疾害紓其墊溺之苦申以勞徠之方勉諭師徒安存孤老將我惠澤與蘇疲人

宜令給事中盧弘宣往許鄭滑鄆曹濮等道宣慰於戲朕自君臨勵精求理常恐一物失所每以萬物為心誠無感通時有災害夙夜愧悼不知所以宣示藩方喻兹詔命使寬其徭役禁其侵漁多方葺綏俾速完復布告昕庶知朕意焉

命李回宣慰幽鎮魏等道勅

勅成德魏博皆出甲兵俯臨賊境秋氣已至攻取是時元逵弘敬制勝伐謀必有成筭固須命使遠訪嘉猷又

回鶻雖已逈逃尚存餘燼今朔風始勁寒草具腓猶未革梟音敢懐狼顧廹於飢窘侵擾邊城仲武久欲蕩除俾無噍類成其志業壯彼威聲亦在使臣往諭朕意各宜奮勵早建殊功解甲勞旋免及祁寒之候止戈除患庶臻仁壽之期咨爾帥臣副予委遇宜令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充幽州鎮魏等道宣慰使會昌三年

遣使宣慰安南邕管勑

勑四海九州莫非吾之赤子念兹遠俗尤用軫懐如聞

日南自郭細爲亂之後溪洞頻有不安郎寧去歲已來屢爲南蠻侵軼遠思裔俗載想疲黎有枉莫伸無辜受戮者多矣想思朝廷之弔問若大旱之望膏澤也是用特詔執事聿求使臣内外通班文武多士爰擇敏達副吾選求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賔客兼右千牛衛大將軍侍御史上柱國宋涯早列和門夙通軍志公忠有素文武是經信義彰美於禁營政績茂宣於汧隴吾所求者爾其人乎昔司馬相如奉漢廷之命通西南夷路

飛檄曉諭不勞師征夜郎牂牁等皆生梗之俗猶能永奉漢法於今稱之而況安南邕管皆吾藩方雖遠朝廷咸遵法理爾其將我憫憐之意深訪疾苦之源貧者撫之富者利之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盡爾公廉究茲利病因宜制變臨事合權能安遠方克致寧謐豈無崇秩以獎勤勞俾增石室之榮以盛軺車之貴無憚遐役佇立厥功可守本官兼御史中丞充安南邕管等道宣慰使

大中十一年四月

遣使宣慰徐宿二州勑

勑徐宿二州將士百姓等去歲徐州戍卒專擅迴戈殺戮都頭剽奪器仗當時遠近言論朝廷便欲誅鋤朕以好生為心懷土可恕不令究詰但任歸還將及本州又自疑阻復興悖亂遂恣猖狂因辱廉使監軍害我小使大將邀求符節專撓城池朕再三招懷丁寧慰諭啟自新之路垂宥過之言奸計逾堅慢辭彌犯塗炭百姓虐毒四封近年已來劇賊無比爰思止殺乃命興戎稽緩

靈誅殆將周歲然則兇黨之外平人甚多皆被脅從遭其驅使每聞勝捷倍所歎傷今既底寧專令宣撫申綏柔之令委使臣除弊利人蠲稅節用軍士衣賜俾其計量種麥是時已令給卹仍遣臨時裁度唯務便安皆負周才以展良術軍人百姓罹此横禍災數致然勉於營生安茲樂土其餘事件並在德音指揮使臣專臨重此頒述今遣左散騎常侍劉異兵部郎中薛崇宣慰想宜知悉咸通十年十月

安恤天下德音

自累年已來四方多故雖已寧謐尚切防虞居安不忘於慮危有備可期於無患況海隅封畧猶集戎兵天下租庸半資軍食而又徐泗戰爭之地瘡痍僅平江淮災沴之鄉流亡未占遂使物力凋耗人情艱危言念蒸黎良深憫惻朕臨寶位十有四年憂勤無一日之安怵惕居兆人之上紹先王之遺訓守列聖之丕圖所以未明求衣分夜方寢靜思致理罔敢怠荒顧臣寮而委以腹

心視寰宇而同於掌握管絃娛樂不勞於萬幾稼穡艱難每臨於千畝今又物惟豐茂歳獲順成宜弘覆燾之恩用作生靈之福應諸道州府軍人百姓委所在長吏各承詔旨切務慰安瘡痛俟平者尤在撫綏流亡未占者倚深招諭物力凋耗之處速致安全人情艱危之時無更侵擾遠年逋欠且緩併徵近日歸還勿更加税勸農重穀以備饑荒訓卒練兵用防寇盜但躬行儉約政不煩苛省宴樂則務贍軍須絶餉遺則盡資公用漸使

疲羸蘇息帑藏充盈減朕之憂勤寛朕之怵惕雖臣子之分必竭其忠誠而君父之心寧忘其誠勵我有爵賞以訓有勞我有憲令以懲不一凡在方鎮岳牧邑宰僚佐各揚爾職克副予懷咸通十四年六月

宣撫東都官吏勅

勅東都留守王渢河南尹劉充章及分司御史官僚皇城將吏府縣官僧道耆壽百姓等朕端居上京默念東洛常恐宗廟不得嚴肅宮闕或至蕭條省寺荒涼井鄽

凋耗府縣有疲羸之苦郊原貽蝗旱之災雖鑾輅翠華未期巡幸而臨軒負扆常注憂勤昨者草寇憑淩王師討伐勤勞車甲綿歷星霜巡環於十二郡閒塗炭於數千里內方聞剪滅又致猖狂王仙芝等縱脅生靈睽攻縣邑繞收陽翟又破郡城不日復陷汝州兼擄郡守監軍使兇黨既熾人心易搖尋聞洛邑震驚都城紛擾舊相護几筵迴避羣官挈妻子奔逃工商失業以無依黎庶捨家而竟出朕每聞奏報彌切驚憂心如納隍手若

馭索便罷重陽内宴以示焦怛之懷而宗社降靈神祇助順尋聞寇盜不敢侵踰吹燎火以南旋却洪波於北注今則官兵漸集王室頊安公卿可以還舊居閭巷足得復生業况聞秋田大稔物價稍低雖蹔履於艱危必終成於康濟令差左諫議大夫楊授工部員外郎李巢專往宣慰凡居長吏官僚等切在條理安存必令減節征徭均平賦税無使侵吏重困疲人諸道師徒多已屯集累勅有司官吏不令供餽闕遺亦委使臣勞諭將卒

專侯凱旋之日當行慶賜之恩乾符三年九月

遣使宣慰蘄黄等州勑

君后惻隱之心必先於濟物朝廷發生之澤本務於弔人納隍雖軫於四維滅燎尚延於數月朕每念愁毒良增震嗟王仙芝尚君長等跡自椎埋結成嘯聚呼澤而豺狼相應掠地而雞犬無遺是以所寇州城便為荆棘黔首盡逃於山谷遺骸欲遍於丘墟皆由時平不務於搆兵歲久遂至於忘戰以至望風喪敗迎刃殲夷縣道

皆空人靈胥怨嘆兇徒之未服念赤子之無辜葢朕誠信未能感昭慰曉莫能通達須漸資於完復俾稍慰於流離爰命腹心往詢疾苦今故遣國子司業李夷遇將我惠渥卹彼荒殘拯塗炭之沈淪解瘡痍之呻痛應汝隨申安蘄黃等州凡經王仙芝尚君長所攻刼處悉加撫育遍問存亡其有已歸復人戶仰所在州縣各酌量遭罹重輕減放租稅其今年並至來年春季內所有差役並宜放免其田苗如經軍馬踐踏蕪人戶有戰陣死

亡者全與放免其有衣冠士族亂兵横罹殺戮者仰於屬省錢内量給衣衾搆櫝速與葬送並為設祭慰其營魂衆暴骨遺骸委在城郭郊野無親故收認者宜作大塜以瘞之將校常主牙旗新曽加戰折股斷臂解脛陷胷進不念身誓思報國亡歿者當與褒贈見在者終身不停衣粮仍令本州縣官吏遇難不撓臨危向公枉陷兵鋒合嘉名節仰所在録名奏聞當與追贈其有道路郵館之所傳遞警急之時或驛吏驚奔賊徒焚爇仰宣

慰使量所在物力重為經營與備追風免妨秉駟其衣
冠將吏軍人百姓遭焚刼甚者委州縣審細檢勘以義
倉斛㪷賑救且令粗濟飢危所在府庫囷倉亦有不經
刼盜或恐奸吏乾没隱欺切仰勘驗虛實分析申奏其
有留州留使錢物皆是十月已秋賦之初須仗循良漸
自收斂節其橫費酌彼軍須講於耕戰之餘用濟公私
之急其須添器械更峻城隍猶防烏合之徒重有鯨衝
之勢推我隱憂之意俾覩急病之能況十室之中必有

忠信數郡之内漸復人烟所宜予佩韋弦重張琴瑟全由良吏善撫疲人應有緩急之間便宜所切州縣之利病奏請之末行仰宣慰使與所在刺史縣令細詳事由逐件聞奏兼期知我萬機之重俟黎元而共安九重之深願風俗而同泰委是將命以布朕心乾符四年九月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十八

宋 宋敏求 編

政事

招諭

遣裴敦復往江東招討海賊勅

諭西京逆官勅

招諭僕固懐恩詔

招諭金商鄧州界逃亡官健制

諭涇州將士詔

諭梁崇義詔

招諭朱滔詔

招諭河中李懷光詔

詔諭河中勑

招諭淮西將吏詔

授王武俊司徒李抱真司空制

招諭

遣裴敦復往江東招討海賊勑

勑近聞江東少有冦盜多因詿誤或被脅從輙聚萑蒲遂為草竊固當自斃豈足在懐猶慮郡縣遐遠江山阻
潤百姓之間妄有驚擾河南尹裴敦復頻更委任夙著
高名必能慰諭甿俗肅清姦宄安人禁暴實佇良圖宜
攝御史大夫仍持節即往江南東道宣撫百姓并招諭
海賊仍便處置迴日奏聞

喻西京逆官勑　　　賈至

勑西京應被逆賊安禄山脅從官張通儒田乾真鄧李陽安神威及諸官吏等咸聽朕命我國家統天立極奄有四海百四十載於兹矣緝唐虞之舊政恢周漢之鴻業蠻夷戎狄罔不敬從山川鬼神罔不祇肅鳥獸魚鱉罔不寧阜五聖之德洽於人心上皇戡内難為昇中推精誠以御下和平致理垂五十載而禄山賊豎大逆負恩以羶腥犬羊之士受節制熊羆之寄潛圖悖亂誘誑

奚羯盜我府庫竊我朱紫偷我甲兵假我威力而錫與我將士駈役我邊人脅惑三軍舉兵向闕載籍已來惡逆兇悖未有如禄山之甚也夫國家屯戹自古有焉夏有羿之災而少康克復周有犬戎之難而宣王中興漢有猾莽之釁而光武底定葢戹運數時也亦天將稔兇族之惡延國祚之意哉朕今親摠六師次於岐下使郭子儀領朔方精騎三萬步卒五千並回紇兵二萬人使王思禮領安西北庭河隴馬步五萬合其勢東收長

安馮翊平陽河東絳郡一麾已拔不勞血刃又令劉正臣領平盧精兵連奚契丹南收范陽又令李光弼程千里領馬步七萬出太行收河洛人百其勇華夷一心指期克日掃蕩區宇卿等或累葉崇勲或清時良吏乃祖乃父忠貞本朝一朝蒼黄遇脅狂寇想皆被詿誤應非本心退為兵刃所臨逼有妻孥之累僶俛受死逼迫畏威權從賊命遂失臣節便復惶恐歸順無由朕深察之可以言恕且為不善於昭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

善於幽暗之中者鬼得而誅之天道固然神不可罔自昔作亂首禍孰有不誅夷滅戮者哉卿等宜審鑒是非自圖成敗翻然改過轉禍為福或率徒侶歸順或以一身来投官軍皆捨其罪如能轉殺逆黨兼以兵降當加厚錫非止免戾爾無反側朕不食言今故使人持詔往諭去就之計即宜報来無殺使臣以厚爾過若須達表疏亦別遣行人朕必全之却令報去春秋有反經之義吉凶之勢在於斯須至德二年

招諭僕固懷恩詔

佐命之臣自天所授納於將相委以腹心休戚實同始終無易太保兼中書令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鎮北副大都護充朔方節度關内支度營田鹽池押諸蕃部落副大使知節度事六城水運使兼河中副元帥上柱國大寧郡王懷恩朕之元輔上帝賚予道備五才能包三傑長筴制敵精誠感神夙奉先朝志平多難授旗朔野扈蹕岐山前驅啟行所指皆尅収關河之襟帶復都

邑之衣冠以義斷恩毀家殉國躬擐甲冑駈馳十年遇戰則酣逢堅必脆摠統戎旅通和夷狄决策東向殲厥渠魁掃清袄氛芟薙道梗海隅萬里一舉蕩平遂欲息馬投戈坐而論道當朝大政並以咨之聽載賡之歌為千古之式移軍汾上方欲凱旋疑隙之端搆於羣小浮言礽起且以强大自嫌邪説又生或謂功高不賞以兹淹恤因有沈猜撫之若驚喻之未解朕以白日旌信明神鑒心若有負功臣是大欺天下為人君者豈有此乎

尋閧聚族而謀知欲垂橐入覲其子瑒猶懐反仄更有遷延少年輕佻操履非正私庭跋扈違背君親朔方義師心如父子怒其懐貳遂共梟懸凶子旣誅大軍方擾蒼黄奔竄遠在邊州察其深衷本無他志益縁憂懼漸及於斯眷念之心無忘鑒寐况勲書盟府像列雲臺録功念勞豈以小而累大君臣之義情實如初厚禄榮班固宜仍舊但以河北諸將自竭義誠朔方三軍已有管屬不可更置統領復為節制其先任靈州大都督府長

史單于鎮北副大都護及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宜並停其太保兼中書令上柱國大寧郡王並如故但當詰闕更亦不疑再三言提庶早牽復欲令方寸懸示萬邦爾無我虞朕言不爽久勞於外必無成功收之桑榆殊未為晚甘言之誘王者不為危而悔之何嗟及矣切令宣示遠副朕懷

招諭金商鄧州界逃亡官健制

勑軍興十年征戍未息禦侮之士服勞干戈各著戎勳

豈忘臣節或統隷之處失於撫循致令離遏軍麾播遷
山谷言念於此憮然傷懷金商及鄧州界逃亡官健等
往以數州之間道路氛梗哀我將校屬當寇虞戰守之
功始終可録誠宜自愛共保令名豈賞罰所加或非適
中而資粮不給由此無聊遽至流亡因相結聚竄身重
險求活草中迫以困窮焉能自固既非義取又懼刑章
豈不懷歸良有以也且君示人以信必有推誠臣事上
以忠莫如遷善儻翻然相率斂衽而來自合弃瑕況其

無過朕當捨而不問咸與惟新智者見於未萌古人重其改往遞相勗勉早決良圖仍委刺史縣令自齎詔書親至山谷分明諭旨一一招携所有懷附切加慰納問其所欲各使便安若願歸田農當恤生業如請入軍伍亦聽食粮務令悅從以洽朝化宣示將士知朕意焉

諭涇州將士詔　楊炎

告涇州將士等朕自臨寓縣體道未弘施政未洽頃以原州在西郊內地密邇王畿而戎狄往來於焉畜牧戎

心既啟邊事益勞所以議築其城將為久計不能遠徵夫役遂使近借軍人故命賫四十日粮擬令事畢即放朕卒然改易軍使不及與將校商量而狂謬之流扇動生變遂令爾一州士衆狼狽失圖在予闕詢謀之義俾爾陷反側之黨而事不得已至於用兵既有攻圍頗有傷殺哀我將士忽為寇讎靜言思之孰甚茲痛是以夙夜軫念思宥其辜况爾等服勞王家積有年歲肅宗因爾以正天下代宗因爾以安封域備歷艱險莫非誠効

朕方倚爾為股肱之衛視爾如父子之軍豈謂事起蒼黃變善成惡今重圍已合諸道悉會欲引涇水以灌州城念爾一城之人亾命相守城陷就戮豈可求生朕是用隱然疚心益加憫悼況吐蕃和使見在闕下回紇可汗來受冊命積年外患今既底寧伊爾小失理宜容貸今既遣命官特赦爾罪自聞喜之下一無所問爾欲求之戎狄予不汝違欲散入諸軍亦惟爾志衣粮之不備者並令資給道路之不達者亦令導送亡者勿得追捕

来者厚加禮接朕方責已悔往示大信於天下終不罔爾將士而為誘詐予言不信天實棄予嗚呼朕子育黎元因其得所而令爾一州士衆進不獲盡忠於國退不獲自保其家圍守之中敗亡是懼將何昭宣大號撫柔戎夏朕之自咎天監於衷爾尚聽予之言無惑兹訓建中元年

諭梁崇義詔　楊炎

勑朕聞君臣之分義固金石將相之職任同安危在昔

哲王罔不注意體合股肱則付之以大位道睽終始則
載之以丹書所以保親諸侯弘樹一德者也朕自纂統
於兹三載兢兢業業日慎一日任夫難任安夫難安實
賴公侯藩輔作鎮於外將帥戎士盡瘁勤王與忠賢之
同德躋億兆於仁壽思達寤寐動推至誠大開胷懷彰
示天下雖奸邪不逞搆造異端離間往來反白作黑下
動危疑之勢上陳似是之言焚其表章前後數四未嘗
不寘以極法竄於窮荒庶夫讒諛杜口謠妄卷跡中外

上下俱臻太和豈止同體之不疑萬方之知我而已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刑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往以邦家不寧襄漢未静奮自諸將累建戎勲忠謀僉一保大安衆授鉞南紀表正江山勤輯士人克謹侯度恵化周洽俗阜風移踰二十年績用光備内修貢職首課方州朕夙茂勲徳用崇爵命而忠規益厲亟請來朝期啟乃心以成吾事尋以郭昔鄭茂勲鄭和叔等奸謀叅會庸狡妄作朕雖聽斷無惑寘以嚴科猶

聞疑貳不安外求援助是何顛沛以舉謂我齷齪而今
憮然懷想深用歎惜夫禹湯前古之聖后也一夫不獲
有納隍之懼齊桓霸者之中人也舉讎棄怨致九合之
功朕上而爲君子有萬國涉道日淺誠明未敷使心腹
耳目之臣負義懷忠之士坐相猜阻交質往來搆此異
端損虧大節頃亦頻遣將命諭達至情近得章奏猶云
隅在恩外言之有犯豈爲是乎終用咎悔永思更始今
予命爾檢校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並如故

兼賜以鐵券鏤其勲庸期於永終與國無極是表至公之舉用昭勿貳之懐嗚呼其敬之哉無再聽邪說無外蓄私心唯臣道是固惟圖章是守天命可畏敬順予言其管内諸將三軍官健久勤征鎮咸著忠勞數年已来未更叙録比類諸道實合甄收其大將委中書門下即條件進擬自餘委本使一月内具名聞奏仍令殿中侍御史張著與使孟遊仙同往宣諭布告軍府令悉朕懐

招諭朱滔詔

朱滔受任薊門累著誠績委遇既重禄秩亦崇臣節中虧自貽伊阻洎賊泚搆亂僭竊上京弟兄之親在法無舍朕以罪不相及情有可原待以如初之誠廣其自新之路執迷不復固敗是求戚喪而歸既困方悟累獻欵疏深陳懇誠省之惻然良用憫歎雖將相嫉惡之志固所難容以君上懷柔之情未忍拒絶且善莫大於改過德莫盛於好生宜令武俊抱真開示大信深加曉諭若誠心益固善跡先彰朕當掩釁録勲與之昭雪宣告衆

庶咸使知聞

招諭河中李懷光詔

李懷光往因職任頗著幹能朕嗣位之初首加拔擢託為心膂授以旌旄頃歲河朔不寧令往征討任兼將相恩極寵榮及朱泚狂猖誘奸作亂擾動京邑逼迫奉天懷光率領全軍奔赴國難兇逆逃遁宗社再寧保安朕躬實有所賴委元帥河中之權兼太尉中書令之秩廣增實封賞及宗親人臣之盛莫與為比豈朕報懷光不

崇京邑未收𡘤釁已搆被朱泚潛使奸人説誘又受張佋等惑亂之紿曾不覺知自生疑阻遂與元惡通和往來朕志在推誠事皆掩覆禮遇轉厚委任益隆都不悛心稔惡日甚勅書慰問將士懷光並不令宣三軍咸欲收城懷光並不令出自云已共朱泚定約並不能更事國家兼朱泚所遣來人見宣慰勅使公言迫脅無復君臣朕以眇身獲承鴻業務全大計遷幸山南蒼黄之間猶歷危險賴翔方等將士保守忠義恥陷惡名不謀同

辭誓守臣節懷光知將士之意不可改移徑往河中偷
安朝夕據其罪跡情實難原然以奉天解圍嘗著勲烈
昨又遣男璀等謝罪懇請束身歸朝朕憫其改過之誠
念其赴難之効以功贖罪務在優容令給事中兼御史
大夫孔巢父齎先授懷光太子太保勅牒往河中宣慰
訖三日內便與懷光同赴上都所在保護不得邀截驚
動違者按以軍令仍許懷光將百人已下隨身防援如
欲便令家口同行亦聽懷光若到闕庭必保全終始厚

加恩寵待之如初仍賜實封五百戶子孫承襲代代無絕信如皦日朕不食言朔方軍素推忠義國家每有危難未嘗不立大功子儀再收京城皆是此軍之力昨又遠從河北來赴奉天逆賊畏威望風奔遁眷言殊績朕豈暫忘其軍將士人竭忠至誠叶心戮力橫遭迫脅無路自申每一念之痛心自咎昔者君臣阻隔只為懷光一人令懷光自請入朝猶捨其罪況諸將並是功臣各宜坦然更勿憂慮所有官爵實封并賜名定難功臣一

切如故仍准元勑超五資與改轉

招諭河中勑

勑朔方及諸軍應在河中絳州朝邑將士等並以義烈繼代勲業冠時艱虞已来常濟國難肅宗代宗再復京邑皆是朔方將士之功去歳朕在奉天兇黨攻逼解圍赴急亦頼此軍故嘗深念爪牙情均骨肉濟朕危厄感之豈忘頃以懷光背恩自生猜阻熒惑將士汙脅忠良朕頻降詔深惻於衷今王師四臨即至尅捷將士百姓

歎附甚多或弃其鄉園或損其家族脫身効節良有可嘉時宜撫綏以奬誠効應令淮西及界内及鄭汴等州將士歸順者委所在節度防禦等使收管切加存恤優給資粮仍具名銜奏聞當與甄叙并給遣衣賜其百姓從賊界歸者亦委所在觀察使刺史量以本道本州錢物賑給令得存濟如情願便住者即配死户田產使營生業若欲赴諸州縣者隨其所之當時給文牒發遣止過所至之處准備優當率土之濵莫非王臣雖陷寇中

諒非獲已効順即是平人務於招綏副朕所恤

招諭淮西將吏勅

勅朕臨御已來連兵不息自經播越方歷險難耳聞鼙鼓之聲目覩殺傷之苦由是覺悟悔於興師既省已以知非欲人之遷（此下有闕文）即據界首及行營軍額分配定數逐便支送仍委本道統節度防禦都團練使即條録功第名銜聞奏並與甄叙其行營將士仍各放歸本道明加宣諭令悉朕懷

授王武俊司徒李抱真司空制

勅三公之職論道經邦序五行之和任百事之理歷代崇重不常厥官天祚皇家茂生才傑比義齊烈同寅協恭以德允台階之望以勲當井賦之錫聿膺並命式副具瞻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恒州諸軍事守恒州刺史成德恒冀深趙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琅琊郡王王武俊秉心沈密臨事果斷忠而能力勇且有仁奮發之初渠魁即殲危疑之

隳大節克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昭武軍澤潞磁邢等州節度觀察處置度支營田使上柱國符陽郡王李抱真質重氣和内精外朗智窮變化守必以恒克著明誠動有攸利經猷屢告規益弘多皆戮力盡瘁志匡王室陳師鞠旅同討不庭仗大義而萬衆叶心體至公而千里同契合軍於呼吸之頃決策於指麾之間並纘戴馳執俘親鼓先徒殄殪河右廓清國家無北顧之虞姦

慝沮南侵之計時乃厥功茂焉敷五教以阜人均九土以居衆俾爾更踐徧受洪休仍加真食以貽後嗣武俊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實封五百户餘並如故抱真可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實封五百户餘並如故嗚呼古人有言唯治亂在庶官匑惟輔臣與國同體明聽朕命爾其欽承朕嗣位不明經費尚力可以靜暴慢謂刑可以懲姦邪德之不修亂是用長士馬疲耗蒸黎流離罪在朕躬誰任其咎自去歲遭變再

經播遷歷山川之險難知軍旅之勞苦惟省前過悔憤盈懷追往事而不及庶後圖之可補以九廟為重屈身以百姓為心而不專私欲苟可以保安社稷休息甲兵宏濟蒼生蠲省徭賦含垢忍恥予無難焉而不憚再三曉諭皆被懷光隱匿兼亦妄有加減朕之誠懷竟未宣布夙夜自愧寢食不安令時屬嚴凝例頒衣賜豈以懷光一人拒命遂令將士並不霑恩朕於功臣義存終始其朔方及諸軍應行營河中絳州朝邑將士等令著冬衣賜

並準三月二十一日制緣赴奉天解圍功等第給賞錢物等宜令所司並許科别收貯待道通流即當時支遣其歸順者給其將士等先賜實封一切準元勅並配州給牒馮燧渾瑊逐分送付令其差人赴彼領受仍明加宣諭招撫務令忠義之士各悉朕意

討李希烈不許諸軍侵抄詔　陸贄

勅李希烈阻兵淮右虐害蒸人朕哀憫無辜横遭脅制若興師行討即玉石俱焚所以頻下詔書再三開諭曾

無悛革但益兇凌忠勇之徒皆思奮擊朕悔於征伐務在含容豈以一夫無良遂令萬姓罹禍安人忍恥是朕素懷今東作方興麥秋在近儻行侵掠深害農功一方之人實足矜愍應與淮西接界州縣各委本道都督節度防禦團練等使申明前勑嚴設隄防務使農人遂其耕穫賊若不先侵軼但自保守封疆勿令越境暴犯田苗及其侵抄務宣朝化以洽遠人仍於所在界首明加招諭咸令知悉

招諭討劉闢詔

劒南西川疆界素定藩鎮守備各有區分頃因元臣薨謝隣境不睦劉闢乃因虛搆隙以忿報讎遂勞三軍兼害百姓朕志在含垢道務安人遣使宣諭委以旌鉞如聞道路壅塞未息干戈輕肆攻圍擬圖吞併為臣之體義在勝殘命將興師蓋非獲已宜令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領當道士馬與劒南東川節度使李康犄角應接仍令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領馬步五千人為左軍

左右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領馬步二千人為攻軍並相續繼發仍仰高崇文等各差人先與嚴礪計會齊進朕以三蜀之人本無過犯征鎮將士各著勲勞迫於威制不能自拔各宜分明曉諭令悉朕懷如劉闢稟奉朝經抽兵却歸本鎮朕務存誠信必當委待如初其效順之誠臨陣歸欵高位重賞當不食言如尚執迷自貽覆滅法既無赦令在必行宜一乃心恭守所職其置頓粮料等仍委度支使差官勾當無令缺失

招諭劒南諸州詔

朕聞皇祖玄元之誡曰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恭惟聖謨常所祗服故雖文告有所不至誠信有所未孚姑務安人必能忍恥朕之此志亦可明徵近者德宗皇帝舉柔服之規授宰衡之任弘我廟勝遂康巴庸故得南詔入貢西戎寢患成績始究元臣喪亡劉闢乘此變故坐邀符節朕以枉成命者雖乖於理體從權便者所冀於輯寧竟違鄉士之謨遂允僥求之志朕之於闢恩

亦弘矣曾不知負牛羊之力飽則逾凶畜梟獍之心馴之益悖誑惑士伍圍迫梓州誘陷戎臣塞絶劒路師徒所至焼掠無遺千紀之辜擢髮難數朕為人司牧宥彼黎元如闢之罪非朕敢捨是用叶羣率之謀除百姓之害永清妖孽底定一方伐罪弔人於是乎在其逆賊劉闢在身官爵宜並削除今王師鼓行尋濟天險梓潼城守已解攻圍壓卵注螢坐看撲滅其西川將士如有秉此聲勢翻然改圖梟斬兇魁以效誠節必當特加爵秩

高位重賞朕無愛焉其餘將吏等俾能去逆効順以所
領歸降者超三資授官以一身降者亦與改轉長行官
健歸順者並與叙録仍加賞給其西川管内刺史等當
其阻亂孰克静柯雖章表未通而衷誠可見今能歸欵
亦仍舊職如或乘機立効因事建功並特加酬賞務極
優厚夫皇王之道弔伐所加義在除殘情非樂戰故脅
從罔理必誡於徂征焚溺是哀俾興於徯怨禁暴止亂
其在兹乎况有跡陷兇徒心非黨惡歸我無路遂至淪

胥言念斯流尤深軫惻所以明喻將帥罪止渠魁其餘
染汙一切勿問布告遐邇宜悉朕懷

招諭蔡州詔

勅朕嗣膺寶位於兹十年每推至誠以御方夏庶以仁
化臻於太和宵衣旰食意屬於此今淮西一道未達朝
經擅自繼襲肆行寇掠將士等迫於受制非是本心遂
令此軍若墜淵谷朕每念此為之興懷思去三面之羅
庶遵兩限之義故擇慈惠之長授之鄰封俾申朝旨敷

我大信山南東道節度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襄州諸軍事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鄭國公食邑三千戶嚴綬信能及物寬以服人道融謙光志尚柔克一登揆務三命齊壇戎機吏術靡不更練必能招懷不類敷我國恩宜授兼申光蔡等州招撫使仍與鄰道將帥等即同糺率共申曉諭其淮西將士官吏等如有歸國仰量其高下便授職任仍具聞奏即起授官爵縱舊有罪犯一無所問

吳元濟如束身歸朝亦當棄瑕録用其百姓有歸投者任便給糧食仍與田宅務加存䘏使其安堵待事平之後淮西將士宜共賜錢二百萬貫百姓給復三年詔書所不該者委嚴綬量其所宜條件聞奏庶盡綏懐之義以申生育之恩若尚敢執迷不能遷善至於問罪自有常刑宜以誠懐使其知悉

討王承宗招諭勅

勅自古哲王之有天下也懲其暴亂則法所宜加察其

情衷則罪有不及故太尉兼中書令武俊忠扶邦國節著艱難覽視冊書想見風槩而承宗毀弃門戶違悖君親遽肆姦兇自貽討伐欒盈干紀寧忘武子之勲蕭延紹封無廢酇侯之嗣矧忠而見節禮以議賢宜降深恩庶行中典載明樵採之禁兼茂歸降之制好生之德俾洽人心止殺之源用孚朕志其王士卒士則並宜各守舊官其武俊實封仍特賜士則承襲鎮州大將並著茂勲言念其勞每用增歎其有食封者並且依舊不須停

給如領兵軍將以所領歸降者超三資與官賜實封三百户仍賞錢一萬貫文其武俊士真松楸墳墓行營諸軍並不得輒有毀伐除暴勝殘事非獲已布德施澤仁豈遠乎用彰弔伐之師式示皇王之道宣布内外宜悉褱懷元和四年十月十七日

討鎮州禁侵掠勑

勑鎮冀管内諸州百姓等莫匪王人皆同赤子益戀生業遂迫兇威暴賦急征既嗟於無告冒鋒觸刃又慮其

俱焚言念於兹良深憫惻其應討鎮州諸軍所到之處宜先存撫百姓使安其業勿令虜掠傷害以副朕心

招諭王庭湊詔

朕初撫天下實在便安故委同捷節旄處以華壤顧彼童孽豈克當之然蔑弃君親不宜容覆忠臣義士咸同忿嫉非朕主事致於興戎廷湊承累朝恩榮據四郡士衆將謂率先問罪以圖策勲而乃影援逆寇干犯王旅諸道使命繫爲纍囚内兵滄州抗戰四境交支郡之管

篇弃鄰好之姻親無恩於家忘義於國而猶特降中使許其轉環詞旨堅執曽無少悛近者又令宰臣遺書許以効順王誥一去寂爾無聞朕以成德一軍代建勳力聆風拭目待之實殊豈為庭湊一人致使傷及百姓今迫藩臣懇請連章繼至宣示羣公卿士參詳可否以觀衆情義不容殊列狀斯在今亦酌其簡便以適事機亦以嘗在先朝曽効忠欵寵奬逾等驟至三公開其自新以全臣節朕之恩義亦不負矣其諸道與鎮州隣接處宜

並絶其進奉嚴加警備其有突犯及隨指揮並宜依詔旨處分諸道須有移軍出界並不得焚廬舍横加殘害歸投者撫之拒命者禦之如有忠臣義士以一州或城鎮降者並依討滄州例處分其上都進奏院宜令御史臺京兆府切加守捉禁其出入待後處分如庭湊翻然改悔乞効忠勲上表陳誠須有聞奏亦委隣界當時轉與進止不得停留於戯朕示以帝王至仁以安兆庶以黄老清凈用寧寰宇文告屢放而不從兵革在郊而未

戢德不能洽誠有未孚致費訓詞良多愧嘆太和二年八月

令鎮州行營兵馬各守疆界詔

聖人之教先德後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朕以寡昧嗣守丕業威不能禁暴叛戢干戈德不能濟生靈完物力以至於起師戎之役陳原野之刑然謂有功固已多愧始者逆賊李同捷統戎專地弄兵恃寵不受丈告不服朝廷本貴清靜唯務含宏常欲安其反側匿其瑕纇曾不悔禍是用徂征頼天地降靈中外叶力兇渠就戮滄

海甫安我本興師事止於此言念士衆以及里閭並遭脅從久陷塗炭殺傷之外殘瘵可哀已各有奬録及令賑䘏王庭湊因緣同捷遂此沈迷及交鋒刃益縱豺豕今滄德既已平殄庭湊猶未悛懲合乘兵威使圖攻討然欲更令思省未忍重有傷殘又行營諸軍久勞於外憫其暴露且議放歸其鎮州四面行營兵馬並宜各歸本界且自休息使耕農不廢儲峙有常見在者苟獲阜安未來者亦將焉往其幽州河東易定夵德昭義魏博

等但要保境勿相往来唯庭湊以四郡之地三軍之衆率誠歸闕翻然効順則不獨弃其舊惡兼亦别議新恩唯此一事與達表章餘並勿聽信於戲我理天下但恐道化未至不慮冠孽不平若以宗社之靈風教所及四夷八蠻猶當梯山航海慕化而来豈四郡獨能拒命夫退修教而降崇不戮人而克敵予之所尚令也其時凡在中外庶僚羣帥宜悉力竭忠尚弼予理太和年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十八